

基金组织概览

对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尚达曼的采访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尚达曼表示， 需重点关注就业和经济增长

基金组织概览网络版

2013年4月21日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尚达曼表示，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是全球经济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基金组织图片）。

- 应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和就业上
- 在先进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结构改革都至关重要
- 调整财政政策，避免损害投资者信心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会议在华盛顿落下帷幕，与会的政策制定者更紧迫地意识到，需要再次将政策重点放在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就业创造上。

在采访中，新加坡副总理、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基金组织的政策指导委员会）主席尚达曼呼吁各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更多关注中长期挑战，包括促进代际公平。

基金组织概览：尚达曼部长，刚才您提到，需要更加关注就业和经济增长。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主要建议是什么？

尚达曼：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建议是，要看得长远一点，而不能只看到眼前。除非我们采取着眼于长期的政策，否则经济增速上不去。这些政策不能只关注宏观经济调整，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是要关注就业和经济增长。

比确定财政赤字或量化放松的适当规模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我们的政策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的政策是否有利于创造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先进经济体，年轻人是被忽视的人群。

在危机复苏的第一阶段，各国采取了过多的“虎狼药”措施——前倾式调整措施的组成部分。但与会者都强烈地表示，在当前阶段，我们确实需要将重点放在那些能够创造就业和恢复私人投资者信心的调整措施上。

这意味着，并不是什么样的财政调整都是可取的，必须采取适合的措施——如果加税会挫伤私人部门的信心，就避免加税；如果减支会对社会中不该受影响的人口造成损害，就避免减支。所以，在如何进行调整，如何实现危机后复苏方面，目前我们应更大程度地采取根据情况区别对待的方法。

基金组织概览：您认为春季会议的最大成果是什么？

尚达曼：有两个成果。首先，我们没有重大分歧。我们进行了非常有益的讨论，达成了共识。我们所形成的主要共识，概括起来就是，今后必须实行结构性改革，必须重视中期财政可信性，而不是仅仅关注短期。短期措施只有作为中期整顿措施的一部分，才有意义。

与会者强烈认同，不能过度依赖一项政策，特别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目前仍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同时采取其他两方面的行动，它就不会十分奏效。这两个方面，一是中期财政可信性，二是结构性改革，相关工作都需加速推进。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先进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也是如此——我们明确强调，新兴市场需要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充分实现其全部潜力，实现快速增长，并且甚至还能提高潜在增长。先进经济体也应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恢复正常增长，提高生产率，并寻找途径创造就业，特别是为年轻人创造就业。

基金组织概览：各方非常关注私人和公共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您前几天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社会资产负债表。您能否解释一下？

尚达曼：在社会问题方面，我们面临两个重大挑战，而社会问题是与经济政策交织在一起的。

首先，代际公平问题日趋严重。看一看先进经济体的财政问题，其最大的部分——从今后8到10年甚至更远处看——确实是代际问题。

这个问题是关于向即将退休的人、也就是在“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一代人做出的政治承诺，以及向已经退休的人做出的、需要拿钱兑现的承诺——问题是，国家拿不出钱。解决办法，要么是给这些承诺打个折扣，但采取公平的方式，也就是说，不能削减穷人甚至是中等收入者的福利；要么，就是想法提高税收。如果我们不严肃地考虑这一问题，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是对某一代人和几代人都极为不公平的结果。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在 20 年前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我们会说：“让年轻人去付吧，老人过去辛勤工作，他们已经熬出来了，他们应该享有这一切。”但如果你现在问这个问题，年轻一代工人不一定会比即将退休的人过得更好。在一些国家，在一些大的社区，相比那些即将退休的人，那些仍在工作、仍相对年轻的人，今后得到的退休金将更少，医疗福利将更差，实际工资不一定更高。

所以，我们必须直面这些政治选择和社会选择。

基金组织概览：有人说，全球治理濒临崩溃，一些地区决定自行其是，例如建立自己的开发银行。您对此怎么看，这对基金组织意味着什么？

尚达曼：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这种看法与其说反映了现有的机构——尽管它们显然可以改善治理和代表性，不如说是反映了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目前的世界接近于一个多极的世界。我知道，这个词已经用了多年了，但这仍然不是一个各极均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新的极在出现，它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它们想拥有话语权，它们也想拥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安排——如地区保险安排（而不仅仅依靠全球保险），以及发展融资安排。

想一想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你会觉得，用治理完善的多边机构来补充地区安排，并不是一个糟糕的想法。我们在贸易和金融保险领域都看到了这种形式。欧洲必须这样做，因为正在经历危机，但这种安排将是长远之计。亚洲在危机后也采取了这种做法，而这样的安排也是着眼长期的。

所以，我认为，实现基金组织与地区金融安排（如亚洲的清迈倡议和欧洲的一些机构安排）之间的互补性，是实现“共赢”世界的道路所在。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这意味着既要增强国际机构，同时也应该让了解本地区、也能调动更多资源的地区机构发挥有益的作用。

相关链接

[观看视频](#)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公报](#)

[基金组织行动计划](#)